

无藕无花小碧莲： 铜钱草

办公室的同事喜欢养花种草，窗台前花架上高高低低地布置着一些精致的盆景：多肉、仙人球、文竹等令人赏心悦目。半个月前，我们都有事出差，回来后发现其它的花花草草还行，只有那盆铜钱草圆圆的叶子枯萎了，奄奄一息。我看了觉得有点可惜。同事把枯萎的叶子清除掉往盆里加满水，说：“铜钱草的生命力顽强，别看它的茎叶柔弱，它的根很强大，说不定还能起死回生呢。”说着把花盆移到了窗台上。

四五天后，我不经意间发现这盆没有希望的铜钱草复活了，生命给唤醒了，芽叶怯怯地冒出水面，柔柔嫩嫩的，惹人爱怜。半个月后，铜钱草如星星点灯般蔓延开来，纵横交错的芽头，细长圆润的节，向四面八方恣意地舒展，错落有致。大大小小的圆形叶片儿，有浓绿的、碧绿的、嫩绿的，摇曳着万千生机。我用水壶洒了点水，只见水珠在青翠的叶片上滑动，迅即滚落在盆内，清新之气扑面而来，真是“无藕无花小碧莲，无蜂无蝶独自芳。满钵满盆铜钱绿，满春满夏满秋冬。”那盆历经枯萎的铜钱草又亭亭玉立了，展示着柔弱生命中的坚强，令人心生感动。

铜钱草，名字与财富相关，却并不娇贵，养护起来非常简单。可以用花盆栽植，也可以随便拿一个装水的容器来栽培。只要有足够的水分，即便是土壤再贫瘠也不嫌弃，依然会根系密布，枝繁叶茂。乡下的水塘、小河边频现铜钱草窈窕的身影，在

静谧又清新的晨光下，焕发出盎然的生机与活力。“本是天庭一叶草，自开自落自逍遥。借来玉帝铜钱种，撒向人间满绿缘。”这首诗恰是铜钱草的真实写照。

铜钱草，因其形状像古代的铜钱而得名，晚唐文学家皮日休也曾作诗：“阴阳为炭地为炉，铸出金钱不用模。莫向人间逞颜色，不知还解济贫无。”说的就是铜钱草，它能在天地之间任意生长，但是不能拿来周济穷人，表达了他对王公贵族们的憎恶和对穷苦百姓的同情。

铜钱草，又称镜面草、金钱草、钱叶草等，多年生匍匐小草本植物。叶圆形盾状，具长柄、波浪缘，夏秋开小小的黄绿色花，一节一节，每一节各长一枚叶，可一直延伸，是一种既美观又好养的水陆两栖植物，有诗赞曰：“如荷钱草似非荷，美而不娇碧伞娜。亭亭玉立摇铜钱，密密麻麻娇姿淡。”铜钱草，名字貌似与清雅搭不上边，但铜钱草叶形青翠圆融，又临水而生，似带仙气，让人无所谓其名，因此常把它作为案上清供。

铜钱草是乡下屋前屋后一种常见植物，也是一种中药材，始载于清代名医赵学敏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，认为它具有止血止痛、清热利湿、消肿解毒等药用功效。《现代实用中药》曰：“金钱草镇咳，本品苦寒，苦能燥湿，而痰由湿生，湿聚成痰，湿去则痰无由去。故金钱草有止咳化痰之功效。”而据

现代科学研究，铜钱草既能净化水质，又能净化空气，还能有药用价值，简直就是居家神草。

现在，那盆铜钱草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，葳蕤丛生，有点水墨清悠的意境，愈发变得楚楚动人，碧绿可爱，颇有“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的韵味。室内绿意顿生，缕缕温馨袭上心头。每到工作的间隙，我们便为铜钱草适度浇点水，细细察看是否增添了新叶，这已是一件惬意而舒心的事。

徐楠

我想听听风

长长的堤坝，宽宽的青条石，支起变速车，坐在冰冷的石头上，双手抱着膝盖，凝望着眼前蔚蓝的湖水。天空阴晦，些许乌云聚集，和煦的风儿，肆意地在空中追逐，夹带着丝丝微凉，拂过我的身体，掠过我的耳畔，湖水微澜，碧波荡漾，两座低矮的葱茏的山峰，呈“V”字型，耸立在湖畔，仿若亘古便已存在。两个身着红色运动服的女孩在跑步，身姿轻盈，活力无限。几个年轻人面朝湖水，谈论着什么，风儿吹动浓密的长发，意气风发的样子。一对情侣携手走过身旁，眼神淡然，表情悠然，洒脱自在的模样。我坐在风中，风儿从西北方赶来，呼呼作响，吹走了我的烦恼，吹走了我的思绪，吹走了我的热切。

跳下青石，跨上变速车，悠悠地往前骑行，柳绿枝柔，春水清澈，果树换上绿装，一个拐弯处，一些人在路边揪着柔软的槐树枝，撸掉那些刚刚冒出来的娇嫩的槐花花苞。或许，那娇嫩里，蕴藏着最初的夏天的味道吧，才使得人们趋之若鹜。

人们喜欢去各种景点寻幽探奇，了解自然、文化、历史、风俗，品尝美食，享受自由，放松心情，我却独爱宁静，属于一个人的宁静。微波粼粼的湖面上，精致的画舫劈波斩浪，漾起细密的涟漪，游客兴奋地谈笑。对面的公园里，赤红色砂石铺成的小径掩映在一大片绿荫里。漫步其中，不见凄神寒骨，但见优雅静谧，郁郁葱葱。如果说，临湖听风，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恬淡，是一种自得，那么，于幽静处坐观清风，更是一种难得的惬意，一种来自于心底的沉静，一种阅尽世事的超脱。在这样静寂的环境里，独自

一人，沉浸式体验难得的清净，不能不说是上天的眷顾。走得累了，坐在淡红色的长椅上，小憩一会，不言不语，不思不想，只是让思绪停留在这一刻，让情怀放空，不再来打扰我，或许，此时此地，安宁喜乐，一点点渗进心里，呼啸的风儿似乎也变得温柔了，她抚摸着湖水，喃喃说着喁喁情语。温煦的阳光，终于冲破了乌云的阻挠，从云层中探出了头，放射出万丈光芒。霎时间，清冷的公园里，似乎也温暖起来。慢慢地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公园，很快，热闹来临了。

每逢周末，总喜欢，在下午三点左右，出去跑步，迎风奔跑，跑的是身体，更是青春和心境。总觉得，这个时候的自己，是最放松最无虑的。

我看着风景一天天秀丽起来，也一点点梳理自己的心情，不再萦怀。返回时

傍晚时分，坐在阳台上，打开窗户，五月的风儿，立刻窜了进来，在每个房间里游荡。晚风微凉，窗缝只能开得小一点儿，风儿就邀请阳光一起进来做客。感觉到丝丝暖意，和着一点微凉，就着手里的书，品着一杯香茗，在习习微风和夕阳残照里，来一次文化之旅，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。不必大部头的名著，也不必名家美文，只要自己喜欢就好。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，也没有宏伟的目标，更谈不上智慧的对话和附庸风雅，只是，坐在微风中，被夕阳洗礼，看一会儿书，偶尔喝喝茶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
我想听听风，看看阳光，静静地，独自待一会儿，仅此而已。

林春江



喜欢坐在玉米地旁边的水泥石上，微风吻着渐渐拔节的玉米，似棉的柳絮漫天飞舞，人们来来往往，高楼越长越高，渐渐挡住了视线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淡然宁静。

老照片里的母亲

母亲曾做了十八年的小学民办教师。每年学生们毕业，师生都会一起拍毕业照，所以母亲的相册里留下了不少她执教时的老照片。

老照片都是黑白的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有些已经斑斑驳驳，看不真切了。一张1974年的毕业照，母亲梳着两条麻花辫，穿一件斜襟的格子小衫，坐在学生们中间微微笑着，清秀恬静。彼时的母亲还未婚嫁，比她的学生们也就大个十来岁，还是个20刚出头的姑娘。那时的母亲瓜子脸，丹凤眼，不胖不瘦，恰到好处，有着那个年代女孩特有的羞涩，看上去像五四时期的女文青，清秀而文静。

一张1982年的毕业照，母亲剪着齐耳短发，那时我大哥，二哥正调皮，可能是又要带孩子，又要教书比较辛苦的缘故，

母亲看上去有些清瘦。照片中的她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灰色的春秋衫，因为身材瘦削，外套略显宽松，但仍是嘴角含笑，比起做姑娘时多了一些少妇的韵味，美得不惊艳却让人过目难忘。

1989年的毕业照里，母亲圆润了些，留着学生头，还是白衬衫外罩着一件外套，外套上大格子的图案，加上母亲灿烂的笑容和学生们纯真的笑脸，使母亲看上去明媚而大方。母亲拍照很喜欢笑，几乎每张照片都是笑着的，这个习惯影响到我，每次拍照对着镜头就不由自主地就笑了起来。

母亲的老照片不是和师生一起合影的毕业照，就是全校教师合影照，在那个只有黑白照片的年代里，母亲没有拍上一张单人照，是她一直以来的一个小遗憾。时间的轮子不停地转着，转

走了母亲的青春岁月，也留下了一个女子如花般盛放又逐渐老去的生命轨迹。母亲教过的学生都已经人到中年，母亲也到了古稀之年。家里的旧物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都慢慢消失在生活之中，唯有这些老照片还躺在母亲的相册里，粲然生辉，闪耀着温润动人的光泽。

母亲闲暇的时候，常戴上老花眼镜独自细细端详着这些老照片。用曾经握过粉笔、执过教鞭现今皱纹纵横的手慢慢摩挲过每一张照片，端详着每一张面孔后，又悄然叹息一声放下。我知道，那是母亲又想起了她回不去的最好年华。

这些老照片里有母亲的过往，也有母亲的念想，它们见证了母亲的青春，它们在岁月长河里留下了母亲最美的倩影。

姜燕

